

简媣



下午茶



九洲图书出版社

下午茶

简
媣

九洲图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下午茶/简媜著. - 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2000.1

ISBN 7-80114-486-4

I.下… II.简… III.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5974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1999-3145

封面设计:王 斌

责任编辑:王 杰

出版:九洲图书出版社(北京市车公庄大街 6 号 北京市
市委党校 2 号楼)邮编:100044 电话:68366742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天津市蓟县燕山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81 千字

印张:5.75

版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书号:ISBN 7-80114-486-4/I·86

定价:12.50 元



1961年生于台湾宜兰县冬山河畔，台大中文系毕业，曾获吴鲁芹散文奖、时报文学奖等。是《台湾文学经典》最年轻的入选者，也是台湾文坛最无争议的实力派女作家。著有散文集《红婴仔》《水问》《只缘身在此山中》《月娘照眠床》《私房书》《下午茶》《梦游书》《胭脂盆地》《女儿红》《顽童小番茄》等十余种。

她的作品不依赖绚丽的外表和各种包装，实实在在地靠着自己的文学才华及对生活的热爱，在台湾文坛创造了一系列不容置疑的文学成就。



策划：汉霖文化

责编：王杰

装帧设计： 通道工作室 / 

157 115

重如鸿毛

——自述创作之路

简媣

文学之于我，难分难舍。它在我的人生境遇最坏之时降临，却带我往最好的方向走。这么说吧，好比有恶人趁我不备，咻咻射来二箭，正中我背，我理应扑地而亡，却幸运地投入文学怀抱，它调教我，传授抽骨生肉之秘，硬是把那二箭围成一对翅膀。

天底下报仇雪恨之事，痛快莫过于此。

虽这么说，要我写自己，则一点也不痛快，反而几近痛苦。想起小学、中学作文课，老师们不知是中邪还是教师手册明文规定，老喜欢出“我”，黑板上写一个大大的“我”字，老师笑眯眯地问：“有没有人不认识这个字呀？”答案当然是没有。接着还用问吗，一屋子学生埋头与“我”缠斗，那老师则悠哉悠哉地在讲台边桌上批改作业簿或滚盈算账，核对家计收支，或倚着走廊墙壁与隔壁班老师窃窃私语，或干脆抖出一块布铺于桌上，持一剪，忽左忽右挪步，咔嗞咔嗞当场做起裁缝。

通常，写完姓名、出生地、排行与“父母健在、家中务



农”之后，这文章我就作不下去了。中学时，我心生一计，跟隔壁桌同学商量——当时，她嘴咬原子笔头，两眼茫茫无神，一副不久人世之貌。我说：“我帮你写‘我’，你帮我写‘我’，怎样？”她没弄懂，我解释：“哎呀，就是我写你、你写我啦！”她有点懂，回说：“可是老师出的题目是‘我’又不是‘你’！”我傻了，当下有那么一点觉悟，还是自己最了解自己，自己知道自己的意思，自己才能帮自己的忙！

这觉悟到现在还算数。只是，在文学沙场上南征北讨，日子久了，别有一番吊诡的体验。现实上，披戴一副发育不全、瘦小得可悯的身躯，牢记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码、户籍住址的“现实我”，一贯是清楚明白的。可是，进入内心世界，你问我“是谁”？答不上来，也不知该叫哪一个“我”答复？那世界有神有魔，故不归神治、不归魔管。

是以，我几乎不回头看自己的文章，不是刻意这么做，是压根儿没欲望。书一出，心神即已远离，那书便成为无主孤儿似地，在书市人海中浮浮沉沉；存，是它的造化，灭，乃亘古以来的天理。勉强喻之，内在世界有“众我”居住，一我写一书，书成，那“我”便瞑目。所以尚存之我才寡情至此！

这么做的好处是没包袱，得以创格变新。写作，跟庄稼渔猎之事有点儿吻合，钓鱼以竿、猎鹿以箭、耕地以锄，为不同的题材寻找最锋利的表现方式应是创作活动里极迷人的部分。十多年来，我试过以典雅繁复的词藻与怦然心动的情怀歌咏青春时代（《水问》），磨练出一种空灵

文字与境界，渲染佛义、演绎世间之缘起缘灭（《只缘身在此山中》），我又刻意溶解闽南母语于中文书写中，捕捉已消逝的农村风土人情（《月娘照眠床》）。而后在独具魔性魅力的台北住久了，我用《胭脂盆地》纪录都会面目。平日有写札记习惯，身上随时有一小册跟着行走江湖，写久了便积成十几册草札、小品，挑三拣四，即是《私房书》。喜欢喝茶，喜欢到想把冻顶乌龙茶列入殉葬清单的地步，故写了《下午茶》，喝茶岂不是在喝十丈红尘？然后女性议题从地底伏流跃上案头，其实一路的作品处处可见女踪，但真正把它摆在桌上的，要属《女儿红》。我想我是生气了才这么做，气几千年来中国人从结绳记事到敲击键盘发E-mail给南半球、北半球之友人、敌人，怎么女人拥有的东西还是没多大变化？在我看来，女人真正拥有的是她自己的眼泪与经血。

近十年来台湾社会在观念与意识形态上千变万化、突飞猛进。两性平权议题如日中天，哪一个男性敢在女性面前提他那一壺大男人沙文主义思想，不仅会被耻笑，恐怕更会遭到围殴。这是好事，蹒跚学步永远不嫌迟。然而，在女性书写上，我走的路子仍是潜入内在去揪出瘀伤与痛楚，唯有自疗，女性才能做自己的主人。《红婴仔》是写得最烽火硝烟的，一面褓抱幼婴一面探问“孕育”在女性生命里到底占了多重？我深深感触于“转化”的重要，女性要有一种能耐，把现实层面的经验转成自身资源，藉以壮大自己。跟牛羊学一学，把草吃进去，把肉长出来。

写了十多本书，往下有什么愿景？一时说不清。每一本书是一块砖的话，一辈子下来，到底留了一堆砖头还是一间砖砌的房子？系乎才赋，这跟得奖多寡、畅销与否无关。不过，有一点是确信的，我认为一个作家不管一辈子写了多少书，都应在写作生涯末期时自行砍杀，只留下三分之一作品。换言之，若写了九本，只应留三本，另六本绝子绝孙。“著作等身”绝非好事，不独虐待莘莘学子，更可能戕害一棵正在跟野蝴蝶打情骂俏的树。

古埃及人信奉的众神里，有一位叫马特(Maat)，乃掌管真理、正义与法律的女神。她的头上佩戴羽毛。当人死后至冥府，心脏必须秤重。马特便将她的羽毛置于天秤另一端，以秤出那人心脏的重量。

我喜欢这羽毛。文学即是这根具有大重量的羽毛，它或许补不了天，填不满龟裂的大地，但它恰恰好足以秤出一时代灵魂的重量。

执是之故，我仍乐于当这羽毛上因阳光而闪亮的尘埃。

一九九九年八月三日

【第二編】下午茶

重如鸿毛——自述创作之路
粗茶淡饭(原序节录)

【器之卷】

山泉

茶具

最丑的茶杯

中国瓷

茶则

茶头与杯头

小茶壶嘴儿

【茗之卷】

覆盆子

鸳鸯茶

四五三 四三 三七 三三 二九 二五 二一 一九 一七

三 一



浮柚

茉莉花茶

面茶

冬瓜茶

姜母茶

陈年普洱

桂花蒸在龙井上

寻找薄荷的小孩

洛神——给在天堂的友人

白毫乌龙

铁观音

不知春

大红袍

【韵之卷】

晚茶

九四

八九

八五

八一

七四

七三

七〇

六七

六三

五六

五九

五三

五六

四九

四七



【第二輯】一 碟流星

唇印 隔夜 女侍 茶枕 神水 奉茶 茶泡饭

浮舟 河童 柳条画地 鹰箭 阳光手印
食泪的蝴蝶

一一一
一二二
二九七
一一一
一二五
二四三
一一一
一二〇
二〇〇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〇三
九九七
九九六

温暖的空旷

更遥远

瞬间诱惑

青色的光

双钱

爱，定居的小城

晚祷

无为

行动的山

秋声

海誓

野趣

乐府

变文

白话文学

一一一
一五五
二一〇
一四九
一四五
一四七
一四六
一四五
一四六
一四五
一四二
一四四
一四〇
一三八
一三七
一三五
一三四
一三二
一三〇



西施

勾践

赵氏孤儿

赵飞燕

貂蝉

二乔

嵇康

达摩

杨贵妃

刘伶

陈圆圆

董小宛

林黛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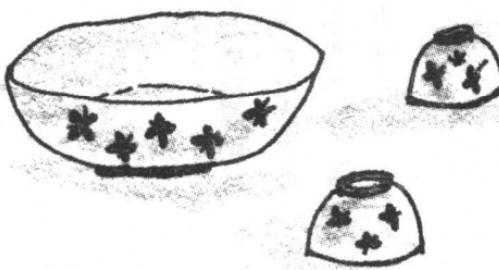
茶餘饭后——小记《下午茶》

简媣创作年表

一 六 七	一 六 六	一 六 五	一 六 四	一 六 三	一 六 二	一 六 一	一 六 〇	一 五 九	一 五 八	一 五 七	一 五 六	一 五 五	一 五 四	一 五 三
-------------	-------------	-------------	-------------	-------------	-------------	-------------	-------------	-------------	-------------	-------------	-------------	-------------	-------------	-------------

【第二輯】

下午茶



粗茶淡饭(原序节录)

1

《五灯会元》里，赵州观音院的从谂禅师。
这日春暖花开，鸟鸣林梢，禅师于室内小坐。
忽然，总理院务的院主进来禀报，有远僧前来参
访。禅师整袖纳履，迤迤然出迎。

从谂禅师劈头问客：“来过这里吗？”

客答：“来过！”

师曰：“吃茶去！”

又问一僧：“来过这里吗？”

僧曰：“没来过！”

师曰：“吃茶去！”

侍立一旁的院主，这会儿是丈二金刚摸不着脑
袋了，还好尚有一张嘴可以问：

“为什么来过这儿的叫他吃茶去，没来过的也吃茶去？”

从谂禅师气定神闲，忽然大叫一声：

“院主！”

院主大叫一声：“有！”

禅师拂拂袖，嘻嘻然说：“吃茶去！”

看到这则公案，不禁莞尔。遥想那三人喝茶的模样：有正中心怀，牛饮解渴的；有默然品茗，独自参酌的；有满腹狐疑，沾杯了事的。

想必禅师依然室内小坐，春暖花开，鸟鸣林梢。

2

习惯到处喝茶。在等人与散会之后，拿出稿纸，继续占领冷气充足的角色，写起《下午茶》。

稿纸恒是我安歇的青青草地，我在自己的国土放牧字的牛羊；指引它们啮草，或大幅删改，叫它们死亡。现实世界离我非常遥远，身前身后语声之热浪，与我无关。

在一家名叫“下午茶”的画廊咖啡店里写《浮